

東林始末

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

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

東林本末
東林始末
熹朝忠節死臣傳
碧血錄
復社紀事
復社紀略
宏光朝偽東宮僞后及
黨禍紀略
汰存錄紀辨

明吳應箕
明蔣平階
明吳應箕
明黃煜
清吳偉業
明眉史氏
清戴名世
清黃宗幾

本书根据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复印

东 林 始 末

中国历史研究社编

*

上 海 书 店 印 行

(上海福州路 401 号)

*
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1982年 3 月 1—14500 (17·4—1) 定价 1.00 元

四版序言

一、本書原名「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」，今改爲「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」，以符合實際內容。

一、本叢書是由前中國歷史研究社編輯，以我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，異族入侵，以及邊將作亂，宮廷政變等內憂外患爲中心；輯錄被歷代「官書」所拚棄的史料，收集民間散藏的有關鈔本；初步的考證稿本真僞，審定其史料價值，並將所得不同版本互相參照校訂，再分段標點，以作史學研究者的參考資料。

一、所輯史料，很多出自當時的官僚地主，幫閒文人的筆記殘稿。他們的立場觀點，站在統治階級一面，對於反抗他們的農民起義，懷着最大的敵意，所以記載事實很多歪曲，恣情誣蔑，極盡詆毀。高明的讀者，只能披沙淘金，汲取有用部份，作爲參考。

一、本叢書初版刊行在十五年前，中間雖再版二次，未作修訂。這次爲求減少錯誤，改正現有訛漏，曾作了全面的校勘刪改；但因能力所限，訛誤之處仍恐不免，還請讀者不吝指

正。

一、本叢書每冊包含不同史料多種，爲便利讀者另冊採用，每冊標一書名。
一、此次對錯字訛漏的校勘，對序言的刪改，全由神州國光社編輯部門單獨進行；如有「以正改誤」或「刪改不妥」的地方，當由我社負其全責。

一九五一、八、十一。

目次

序言·····	編者	一
東林本末·····	吳應箕	三
東林始末·····	蔣平階	三五
熹朝忠節死臣傳·····	吳應箕	六〇
碧血錄·····	黃煜	七五
復社紀事·····	吳偉業	一五七
復社紀略·····	眉史氏	一六七
宏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略·····	戴名世	二六一
汰存錄紀辨·····	黃宗羲	二七九

目次

序	一
東林本末上	三
門戶始末	三
東林本末中	九
東林本末下	一五
江陵奪情	一五
三王並封	一六
癸巳考察	一七
會推閣員	一八
辛亥京察上下	一九
三案	二一

東林本末序〔書共六卷存陳其年維太史家〕

東林者門戶之別名也；門戶者又朋黨之別號。夫小人欲空人國，必加之去朋黨，於是東林之名最著，而受禍爲獨深；要亦何負於人國哉！東林爭言真僞，其真者必不負國家，僞者反至負東林。此實何歟？蓋起事至五六十年，相傳多失其實；於是而有僞者，亦勢使然也。今之所爲東林者又一變，往時欲錮之林下者，今且下及草野。夫盛世豈有黨錮之事？何論朝野，亦辨其真與僞而已矣。余於是條次其本末，以使觀者有所考而感焉。

貴池吳應箕

上

門戶始末 「始自並封，至丁巳京察，未及熙廟也。」

嘗觀國家之敗亡，未有不起於小人傾君子之一事；而小人之傾君子，未有不托于朋黨之一言。漢有顧、廚、俊，及唐有清流、白馬之禍，宋有新法、僞學，所號爲黨人流及之禍，中於君子而國運隨之以亡。興言及此，真不知賈生之流涕盡而繼之以血也！然黨錮之禍，其流甚烈，而其源有漸。宋之黨錮極於元符，而蔡襄四賢不肖之詩已爲之端；昭代之黨禍極于萬歷丁巳，而嘉隆諸政府已開其漸。故自張鳳磐（名四維）以前，溯而上之，如張太岳（名居正）、高中元（名拱）、徐存濟（名階）、嚴介溪（名嵩）、夏桂洲（名言），其權專，其黨同伐異，顯行於好惡之間，而人莫之敢議；然其局專於攻擊前人，故一相敗露，而爲其鷹犬，爲其斥逐者，一轉盼而升沉互異，是以君子不久錮林泉，小人不終據要津也。自申瑤泉（時行）以後，遞而下之，如王荊石（錫爵）、張洪陽（位）、趙澱陽（貞吉）、沈蛟門（一貫）、朱金門（賡），其術巧，其黨同伐異，詭托于宮府之內，而人莫之能測；又其局專於汲引後人，故衣鉢相傳，而爲

其所庇護，所排擊者，縱易地而用舍如前，是以君子竟同碩果，而小人終等延蔓也。

遠不具論，試就萬歷間言之。當鳳磐罷位，申王當國，而許穎陽（名國）預焉，其朝議立，天潢序定，誰敢紊之？而申王獻媚，密主三王並封之說，衆口爭之，遂詆爲黨矣。後冊立既定，工部主事某（張有德）請造太子儀仗，會逢聖怒，欲置之法，時申王許，逼于公論，具疏救之。申王又懼其忤上，遂密揭誘過於許，而不認前疏，自謂陰陽其事，神鬼莫知，不謂上竟出其密揭以塞廷議，而黃正賓以之發抄，衆正糾之，又詆爲黨矣。

歲甲午，申王既敗，許亦致政，改趙潁陽。張淇陽當國，而沈蛟門預焉。一日，張以其私人干主銓，主銓者不聽，會傳旨考察銓部，四司盡罷職，衆正薄之。已而遼陽有倭變，張沈主戰，趙與石星主和，和議矣，而主戰者又私一總戎李如梅。會麻貴一日敗倭十一陣，倭棲釜山，疲困之極，麻貴謂遼撫楊鎬曰：『今日乘勝一攻，盡殲醜類矣。』時鎬因如梅未到，鳴金收軍，蓋鎬與如梅結盟，懼其不得預功耳。詰朝，倭已結寨，如梅始到，鎬欲攻之，麻貴不可，謂倭已有備，攻之必敗，鎬不聽，引兵而進。倭用弩銃乘風迎戰，鎬與如梅、麻貴僅以身免，遼陽精銳盡喪於此，乃匿不以聞。獨贊畫兵部主事丁應泰疏其實於朝，參張淇陽、沈蛟門、楊鎬等，於是淇陽與鎬奉旨爲民，嚴陽死，而蛟門獨留，其禍遂烈。乃考察丁應泰，坐以不謹，陷給事中徐觀瀾，幾死，并誣

害觀欄親家侍郎張養蒙罷職。

已而枚卜沈龍江（名鯉）朱金庭；朱爲蛟門之私人，龍江乃聖心特眷者。于是申瑤泉貽書蛟門曰：「藍面賊來矣，盾備之！」蓋龍江居宗伯時，與瑤泉相忤，懼其銜已，欲與蛟門謀陷之；以龍江面青而黑，故謂之藍面云。然龍江方正清操，無可齟齬，適徽商程守訓等賄內，使以礦稅動上，龍江揭阻之甚力，蛟門既欲聯上意，又利稅使餽遺，于是閹監四出，海內騷動，間有言者，而蛟門之鷹犬姚文蔚、陳治則、楊應文、錢夢皋等，承風順旨，力爲排擠矣。

其大犯公論者有二：一曰楚獄，蓋自楚撫趙可懷先以家居，占人田宅，不容于鄉，私奔長安，重賂蛟門，遂使可懷撫楚，囑其曲護陳奉，到日，大失民心。已而因楚藩以假王相訐，楚王與金錢進，且賂蛟門，諸藩惡其行賄也，踰江奪之，可懷遂坐以刦掠，不俟題請，逕加慘刑，諸藩執會典爭之，而百姓恨其庇陳奉，乘機殺可懷。蛟門遂坐諸藩以大辟者七，繫高牆者數十，殺戮太多，輿情遂共憤。

一曰妖書，夫妖書爲越人趙士禎所刻，蓋歸美蛟門，有功東宮，諸人不爲出力獻媚耳！初無他異。蛟門乃以挑激聖怒，大索京都，一欲逼死沈龍江，蓋以議稅礦不合也。龍江曰：「妖書果自我造，我當死於西市，決不自經。」一欲逼死郭正域，蓋正域發楚送蛟門禮事，遂令兵圍

其第宅，下家僕于獄，正域幾不保首領，行至楊村，復以衆兵守之，不得去；其夫人脫簪珥，令小女買薪米以給日用。後得總漕李三才排解，衆正忿其太險毒，具疏參蛟門。丙午，李三才亦疏論一貫及鯉不和，有累聖政；蛟門遂密揭逮問李三才。沈鯉、郭正域上驚曰：『如何爲一閣臣，逮一同官，一侍郎，一督臣，一貫果病耶？』故批其告病疏云：『卿旣病，着俟後命。』蛟門始去位矣。然懼龍江留，必爲後患，乃陰賄司禮使，撼龍江，扯之同去。又恐三才入掌總憲，發彼妖書楚獄之失，令姻婭邵輔忠參之以去。

在蛟門之忿消矣，而蛟門之黨如錢夢皋等，向賴蛟門而留，一旦蛟門歸，失其所庇，惟恐辛亥之察，大不利于羣小，於是以東林爲綱，以淮撫秦黨爲目，結成一大網，無人不推入其中。而察前，先發以自保者，則有王紹徽、鄭繼芳、劉國縉、金明時、南中、錢策、劉時俊若而人。察後，謀翻者，則有秦聚奎、朱一桂、喬應甲、徐兆魁、周永春、姚宗文、張鳳彩、彭維城、孫紹吉、陶子顧、馬從龍、王三善、南京王萬祚、曾陳易、周達、高節若而人。所賴主銓諸賢，排却一官，力結此局，而小人之忿愈逞，君子之身愈危。

迨考選一下，元兇劉廷元、李徵儀、潘汝楨等，或借釁于湯、韓（指賓尹及敬），而浙宣合；或乘機于荆（養喬）、熊（廷弼），而楚秦合；或排擊於顧（憲成）、李（三才），而三吳合。假其

詩教爲戎首，倚方中涵爲太山，誣以四兇，詆爲五鬼，屏力斥去。大臣如孫丕揚、王圖、孫瑋、王象乾、吳達可、翁正春、張養蒙、孫慎行、吳桂芳、葉向高、崔景榮、徐宗濬、陳薦，次第逐矣。京堂如朱吾弼、胡忻、葉茂才、朱國禎、朱世楨、郭昌、朱延禧、南師仲、朱光祚、馮上知、歐陽東鳳、吳正志、金士衡、吳炯等，次第逐矣。科臣如曹于朴、李瑾、張國儒、李成名、孫振基、張鍵、梅之煥、麻禧、段然、熊明遇、張篤敬、韓光佑，次第逐矣。臺臣如孫居相、湯兆京、吳亮、彭端吾、李邦華、周起元、徐良彥、呂圖南、陳一元、王時熙、馬孟禎、劉若星、魏雲中、張五典、□吉人、劉蘭、史學遷、荆養喬、史記事、錢春、潘之祥、宋槃、吳良輔、吳允中等，次第逐矣。部寺如孫鼎相、鄒存謙、劉崇文、張鳳翔、張養才、鮑應鰲、韓萬象、賀烺、沈正中、李撲、涂一榛、常澄、龐時雍、劉宗周等，次第逐矣。

至丁巳己未兩察，私惡所加，不必循例，至有未任而懸坐以不謹如李炳恭者；有任不數月而妄誣以不謹如丁元薦、潘之祥者。禁錮考選六七年不下，復借名題差，陽爲旋通，陰實斥逐，勢孤而言不敢發，差出而發不敢盡，致有株守日久，貧病而死者；有棄之而去者；而現任臺省，則一人常兼數差，俸近必陞京堂，好官惟我做盡，國事聽其日非，世界如此，宜虜酋一舉而城堡社稷危矣！要皆起於蛟門、龍江，邪正不合，成於蛟門私人畏辛亥京察清議難容，故其黨必先發以傾正人，而身固其官；卒之主察者執持不阿，小人愈忿。又見南察抑正伸邪，而北察

既竣，一二敗羣之夫，如許宏綱、涂懋衡、陽說陰施，側身宵小，於是僉壬之焰愈張，朝廷之正人不得安其位，山林之下并不能安其身，而天下之大事去矣。詩云：『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。』豈不痛哉！

乃邪正之消長，政府其本，而京察則其候也。癸巳以孫龍爲冢宰，溫純爲總憲，趙南星爲考功，止有項應祥未歸于正；然蓬生麻中，卒之黜陟稱平。迨至乙巳，蛟門力庇私人錢夢皋等，所賴楊時喬時以內侍署尙書總憲，溫純考功郎劉一珉掌道，吳達可持正不阿，雖吏垣侯慶遠事後持之不堅，諸被察者邀旨留用，然而公論已稍伸矣。

辛亥京察，冢宰則孫丕揚，而署總憲則許宏綱也。考功郎王宗賢，吏垣曹于忭，湯兆京，雖衆正任事，而邪氛已煽。君子處強弩之末，小人當蜂起之初。至丁巳己未，方中涵爲政，鄭繼之，趙煥掌銓事，李銑掌院事，趙士諤爲考功郎，韓浚掌道事，徐紹吉爲吏垣，而居間把持，一手握定者，惟劉廷元、李徵儀，元詩教而已。其於正人君子，若風掃殘雲，雨摧壞塊，靡有孑遺焉。故癸巳尙矣，乙巳則宋之熙寧，元豐也；邪正並立，而邪不勝正；辛亥則元祐，紹聖之交，君子日退，小人日進，而行不勝邪矣；丁巳則宋之元符，廷無君子之踪，而家蒙黨錮之禍，徽欽覆轍，恐不旋踵矣。

中

張江陵敗後，諸不得志於江陵者，悉被顯擢，一時氣節之士，銳然以盪滅餘黨爲事。張蒲州〔名四維〕實左袒之，而茂苑申公〔名時行〕素爲江陵所信愛，其黨非衆所指名者，申輒默爲地以免。蒲州亦不久罷去，以故衆議紛紛，將移師向申矣。諸君子中鄒元標稱首，其所建白多禁切主上者，上旣不堪，申因擠出之。又令人構趙用賢等，使自相攻，於是吳中行遂仇用賢，而江東之李植亦內不相善，新進附和居臺省者，輒以年例外遷，士氣亦益衰矣。

初東倉王公〔名錫爵〕以營救吳趙爲江陵所忌，故諸君子共推轂，致大拜，計且藉以抗申王。一旦反面與申合，諸所欲斥，申不自發，輒授意王，使訟言排之，諸君子皆爲愕然出意外，猝無以抗也。會丁亥內計，主計者希申旨，疏申所怒十九人，欲悉中之，銓曹無異議，獨河南道御史王國意不可。申乃起其黨馬允登補河南道事，馬故在國之前，遂掌道事。一日，諸御史並會堂上，允登書十九人姓名示同列曰：『諸人亦可謂公論難容矣。』王國熟視，叱之曰：『諸人皆骨鯁無罪之臣，罪獨失申相公意耳。青天白日，何出此魅語？』直前欲拳之，允登遂

走王國逐之，環其室廡一匝。於是允登與國悉外補，而十九人得不廢。

迨中相國謝事，王東倉爲政，諸人皆或進或退，終莫能遂其志願。會王相國稱病，文選郎中顧憲成乘間悉進諸人官，奏輒得可。時趙用賢爲東倉計，遂且死，吳中行亦久廢不用。而沈思孝、江東之、李植、王士性輩，則各奮起，彬彬列卿寺矣。思孝素善太宰孫丕揚，王國屬思孝言於太宰，令推己巡撫。太宰未許也。國疑思孝不爲言，怨之，構思孝於太宰。太宰頗疑思孝。一日，思孝等五人會於某勛臣家，思孝掌工部事，入內會計葺理費，以是後至。坐定，王國驟問曰：「吾諸兄弟同心，而公獨屢進官，何也？」思孝曰：「吾向亦疑之，今日某內臣言我在大理鞠某事稱上旨，上進閱惡人簿，除我名矣。」惡人簿者，蓋申王二相國去位時，疏不相善姓名，密白之上者也。王國怒曰：「汝背我等附新建得遷，乃以是欺我！」孝唯唯，遂罷會。于是國典李植遂攻思孝，獨江東之、王士性與思孝善如故也。

乙未秋外計，考功郎蔣時馨者鄒元標。沈思孝等所卵翼者也。至是亦攻思孝。與國等合白太宰，相欲除丁此呂。沈敍等以爲貪頑比古之四凶。此呂與敍本跣跣士，此呂尤與思孝善。孝揚言於朝，欲救之。故事，計典將行，主計者發單于臺諫，人一紙，令各列所見聞，應察治者會議之。此呂單坐賍數萬，然無主名，蓋時馨與其黨私造者也。時馨恐不勝思孝等，乃持此呂單